

四、藝師生命史

(一) 黃巫孟雀



黃巫孟雀，黃耀東配偶，1935年(民24)6月15日出生於埔里鎮溪南里青番坑，父親巫明火，母親黃好。家中排行第二，上有一姊，下有二妹與一弟。二次大戰期間，孟雀女士正值小學二年級，因戰亂到處躲空襲而暫停學業，幫忙家中家務及農活。

1957年(民46年)，22歲經人介紹與耀東先生結為連理，婚後照顧家庭，扶養4個小孩，眷養家畜、務農、採野菜，23-24歲之際跟隨夫婿赴國泰紙廠就業，負責處理紙漿，夫妻倆人在國泰工作的經驗成為他們日後創業的根基。廣興紙寮前期人手不足，黃巫孟雀除了打漿之外，也從事抄紙、烘紙等等工作，唯裁紙與算紙未曾從事。

草創初期每日約4點起床，燒柴暖烘紙爐，工作時間從凌晨4時至半夜12時，除了協助造紙工作外，也要張羅家務、農忙，並為加班的工作人員準備晚餐。此時主要生產手工宣紙、棉紙，並無製作民生用紙。成品紙質優異，受日本方面喜愛，但因價高而沒賣出，僅於國內販售而無外銷。民60-70年代，建築業蓬勃發展，埔里造紙工人紛紛轉往建築業發展，造紙人才難求，仍勉力經營，黃巫孟雀更持續控管廠內打漿事宜，至61歲隨黃耀東一同退休，結束輝煌一生的造紙生涯。

(二) 黃煥彰



黃煥彰，民國 46 年出生於埔里鐵山里，曾就讀愛蘭國小、大成國中，最後畢業於臺中高工汽車科。身為家中長子，自幼與紙為友，13 歲便開始協助紙廠作業，22 歲退役後，責無旁貸地進入家族事業，負責造紙和經營事宜。26 歲與妻子吳淑麗結為連理，36 歲正式接手，成為紙廠主事者。黃煥彰不僅參與廣興紙寮創始至今的演變，更見證埔里紙業興衰。於眾紙廠之中力求突破，開啟轉型之路，永續紙寮的造紙文化。

1. 童年回憶

黃煥彰的童年記憶裡，最深刻的便是父親為了維持家計而忙碌的身影。在他 2-3 歲時，父親除了處理家中養殖與農務，同時任職二姑家的國泰棉紙廠，協助管理紙廠事務，但生性樂善好施的個性，加上關照兄弟姊妹、朋友和黃巫孟雀所組家庭，即便兩處奔波，經濟情況依舊吃緊。

爾後因祖父行動不便，為了就近照護，父親便辭了工作，回到家中獨立設廠。黃煥彰感嘆設廠所費不貲，家中經濟並不寬裕，創廠便已耗光所有資產，曾見父親走路至梨山姑姑家借貸以支撐家計。即便如此，他們兄弟四人都為這創業之舉感到榮耀，縱使年紀幼小，放學不補習直接回家，盡力協助工作，表達各自的支持。如

黃煥彰便幫忙務農，耕種菜園、甘蔗田及紙寮雜務，若父母親不在家，母豕待產，也由他負責接生。

2. 家族回憶

在大環境的驅動之下，埔里紙業逐漸興盛，為數眾多的鄉親皆投身紙廠，街頭巷尾所議論的內容不外乎是訂單與交貨日期。年紀尚幼的黃煥彰，時常隨著堂兄及堂姊，背著嗷嗷待哺的堂弟，至伯母所在的紙廠哺乳。他笑著說他們便是工廠生態史的一部分。

父親的 10 個手足，分別為他的 7 個姑姑與 1 個伯父和 1 個叔叔，彼此感情相當深厚。其中二姑黃院香在家族記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不僅是父親黃耀東造紙的契機，更因開設紙廠之故，與黃煥彰有諸多交流，年幼的他便時常利用空暇時間，與弟弟一同協助二姑，推運原料至國泰棉紙廠。除此之外，逢年過節的團聚，鐵山路老家一廣興紙寮經常開辦 3 桌以上連絡情誼，熱鬧非常。

3. 習藝沿革

黃煥彰與紙結下不解之緣，來自父親黃耀東的鼓勵與激發，一身技藝皆承其父母之訓練。對他而言，肩負家業責任，走上造紙之路是唯一選項，恪守本分。負責最為繁瑣、乏人問津的工作項目。從最初的原料處理、打漿、烘紙及抄紙，至末端出廠的算紙與包裝等技巧，皆爛熟於心。如此深厚的基礎，也成為日後改革紙品最有力的支援。

具有豐富造紙經驗的黃煥彰，提及如何製作一張好紙，他認為原料來源、處理方式及藝師技巧各佔 3 成，最後 1 成由紙品銷售方式而定。原料的來源地決定先天條件優劣，處理方式為扭轉不足的關鍵，藝師心理狀態則左右成品質量。惟有靜心完成每一個步驟，才可獲得潔亮、平整的紙張。若前置作業皆臻至完善，如何準確切中用紙人的需求便是紙品販售的核心要素，他說：「紙張出去就好像在嫁女兒一樣。」就怕所託非人，無法發揮最大潛能。

4. 造紙人生活

黃煥彰身為紙廠主事者，除了工會偶爾聚餐，其餘時間皆與師傅一同造紙，他說唯有如此才能令師傅心安、踏實地工作。民國 60-70 年代黃煥彰的工作夥伴由 2

位打漿師傅、14 位抄紙師傅、16 位烘紙師傅共同組成。另有 4 位師傅負責燒火、挑揀原料，萃取馬拉巴栗膠液，以備植物膠做紙張懸浮劑之用。他負責品質控管、經營通路，父親黃耀東整理紙張處理、算紙、記帳等。由於吃、住皆在家中，與其稱為薪水，不如下道作零用金，每月 1000-2000 元。

雖然紙廠工作時間較為彈性，並無限制準確上班時間，他也須早早進廠，開機作業，一天的作息便從早上 5 點開始，這作息一直保持至今日。為補充師傅一早消耗的體能，他讓賣菜與點心小販於 9 點到廠裡吆喝販售，工作人員採買食物，好不熱鬧也作短暫休憩。

下午時段相當熱鬧，除了 12 點到下午 1 點的午休時間，2-3 點時又有一波攤販現身。各家的小孩在傍晚的放學時刻，也陸續出現在廠內找父母要些吃食，黃煥彰一家並不擔心孩童打擾工作，時常幫忙看顧。到了 6 點便收工回家吃飯。有時需要趕工，母親黃巫孟雀會先備好師傅的晚餐或買些點心，飯後做至 9 點或 10 點後收工。現在因紙業較不景氣，為節省成本皆從早上 8 點開機作業，12 點至下午 1 點休息用餐，每日 5 點收工。待師傅陸續離開之後，黃煥彰再關閉機器，結束一天辛勞。

5. 雇傭關係

黃煥彰認為師傅是完善一張紙的靈魂人物—他們每日在悶熱潮濕室內環境，製作一張張傑出的紙品，令他笑嘆這群人雖弱不禁風，卻是值得最好待遇的紙人。因此不同於其他紙廠每日登記工作數量，每月 19 號他讓師傅自行填寫製作紙張的數量及種類，並將薪資往上提至一張 3 元，種種作為皆出於對師傅的尊重。

除此之外，由於黃煥彰半數光陰皆在紙廠之中，每日與師傅一道生活，彼此之間早已超越制式的雇傭關係，沉澱出如同家人的情誼。不僅師傅孩子於廠內一路成長，有時連師傅家的狗兒都會到廠裡溜達。若遇農作繁忙，便放假讓他們回去看顧田地。每逢農曆 7 月的中元普渡、或者年終尾牙，廠裡的師傅也會攜家帶眷到廣興一同吃飯過節，熱鬧紛紜。

6. 紙廠生態

黃煥彰形容他一生在紙堆中打滾，對埔里紙廠生態印象深刻，繁盛階段，許多資深師傅會辭職，自己設廠，紙廠遍佈整個地區，師徒關係錯綜複雜。明面上雖有 40 餘家，有些則為大廠培育的衛星工廠，規模不大，彼此之間競爭激烈，主要資源—原料與造紙師傅皆為爭奪目標。尤其在尚未半自動化的時代，一個造紙師傅需要培育至少一年半或更長的時間，每跳槽一位皆為巨大損失。

原料則更加困難了，若無法從菲律賓進口樹皮，所有紙廠的庫存便相當吃緊，畢竟臺灣原料過少，供不應求。倘若某家紙廠進口量不足，便會觀察附近同業的銷貨狀況，是否載貨出去，尾隨在後，買下紙張轉售。為了處理彼此的糾紛，便聯合組織工會，終究無力調停。黃煥彰表示工會公權力太小，一年所收的會費根本請不起一個總幹事，最大的作用也就是聚集各家紙廠一年一起吃飯幾次，「我一生吃過最多的應酬飯就是這種。」

產業的衰退約在民國 82 年左右，當時房地產非常蓬勃發展。從事房地產的師傅一天的工資可能超過我們師傅兩三天的工資，許多師傅便辭職轉往房地產，所以就算工廠訂單很多，卻找不到師傅。

又因產業密集外移，黃煥彰說：「畢竟那種手工紙的製造本身不是很大的技術，它只是非常多人力的結合」，因此本土產業很容易在外地吃虧。再加上埔里造紙以日式工法為基礎，加以改良自成一格。一到中國，不出半年便被人學個精光。紙廠陸續歇業，原本鬥爭激烈的關係，最後也大方釋放設備，予以同業使用。

(三) 抄紙藝師

1. 林廣



林廣，民國 32 年出生於埔里復興里，妻為廖焄治，民國 66 年轉業造紙，搬移至愛蘭里，開始一生漫漫造紙之路。從事紙業之前，林廣自幼踏入社會工作，輾轉於不同產業，曾至臺北金屬業工作，也曾事木工、油漆等技術性工作。直到 34 歲接觸紙業，抄了 10 年的紙，之後走向金屬脫模，並耕種自家農地，利用其餘時光烘焙蛋糕，累積相當豐富的社會經驗。最終於民國 88 年回歸紙業，抄紙至今。

「抄紙人無法自稱師傅，每次盪料入簾都是挑戰，有成功也有失敗，我一直都在學習中」，林廣如此謙虛地說。回憶當時的習藝過程，林廣一進紙廠便從抄紙學起，因此知曉動作及技藝流程後，以實際操作熟練技巧，一年後從紙張厚薄不一的生手，成為能穩定控制厚度的藝師，對他而言也僅為起步，原料的性質、機具的轉速、紙漿流速與流向等變因的掌握，是成為抄紙人一輩子的課題。

轉入紙業的契機是因妻子廖焄治，於民國 63 年至廣興烘紙，彼時四處做工的林廣，爾後廣興老闆黃耀東找他抄紙，為看照年幼稚子暫進廣興工作，因此早期林廣工作時，總是邊抄紙邊帶兩個女兒，也因以件計費，時間分配彈性，可調撥時間處理農務，與同在廣興烘紙的妻子協力造紙，共同經營家務。

提及抄紙的技巧，他表示厚紙久搖，薄紙反之，進料水量需大，令紙漿均勻流佈竹簾表面，順帶將髒汙沖刷乾淨，並加入足量的馬拉巴栗，增加纖維滑動的時間，強化彼此交織程度。箇中細節依紙種與個人操作而有所差異，如雁皮紙薄，抄紙速度不可過慢，而過量的馬拉巴栗將減緩抄紙速度，此中拿捏他端看老闆調配原料的技巧。林廣抄紙至今近 40 年，對待每一個步驟皆相當細心，若有雜質必挑掉，動作審慎，以品質為重，他笑道：「紙抄得比較好，我老婆就比較有紙撥。」

2. 洪秋燈



洪秋燈，民國 51 年出生於埔里房里里。家中有三男，在洪秋燈就讀高二時喪父，身為長男的他，時常需要兼差打零工，來維持家裡的生計。於是在進入紙廠之前，曾輾轉於兩家工廠，直到 24 歲透過友人的介紹，到廣興紙廠學習抄紙，從學徒開始磨練，不斷精湛抄紙技藝，從業至今已有 30 年的經驗，未曾離開過廣興紙寮。

洪秋燈的學徒生涯，是從師傅身旁見習開始，利用三天觀察抄紙步驟，將動作銘記在心、不斷模擬。爾後從最傳統的手抄紙學起，以全身力量操控抄紙架，下舀抄紙槽，自行盪料入簾，三天掌握基本技巧，再用莫約半年的時光熟練技巧。

談及早期紙廠的工作型態，每日早上 7 點，天剛亮開，全部工廠的人就已經開工，持續工作到天黑，晚上 6 點收工是最早的，7、8 點下班則是常態。洪秋燈進廠初期，一天約 200 張紙，一張張熟稔技巧，老闆第一個月甚至補助 3 千元獎金做為勉勵。上手後 1 小時能抄 80 張紙，尺寸多 2.3 × 4.5 台尺，品質穩定且迅速。

3. 林慶堂



林慶堂，民 36 年出生於埔里水頭里。南光國小畢業後，曾從事眾多工作，並於父親過世後繼承家中田地，耕種水筍及甘蔗。他踏入造紙業的契機是在 35 歲，於因緣際會之下，觀摩了紙漿搖盪成紙的過程而心生興趣，隨即至兄長開設的紙廠習藝做紙。這一時興起，讓林慶堂兩邊奔波，每日農忙完畢，即刻前往紙廠習藝，雖辛勞疲累，卻也奠定了日後的基礎。

但林慶堂最初的造紙生涯並不長久，才熟練抄紙的各個技巧，就隨著舅舅前往沙烏地阿拉伯從商。回國後也以外銷娃娃或裝飾品為業，持續 3 年便重返農地，種植筍白筍及甘蔗。再次進入造紙業林慶堂已年至 56 歲，他選擇停止務農，依憑早年抄紙的基礎，至新光華紙廠擔任藝師。不久之後埔里在 1999 年，921 大地震受到重挫，他也在大環境一片混亂之中，轉至廣興紙寮工作至今。如今工作模式穩定，每日從早上 9 點做到中午 12 點，休息 1 小時再持續至下午 5 點，其餘閒暇時光便

以修理電器為興趣及副業。13 年來造紙技藝早已成為生活的一部份，一點一滴沉澱出越加純熟的技巧。

如今提起抄紙的技巧，林慶堂總而言之：「老闆的原料打得好，我們抄的紙才會漂亮。」除此之外，平和的心理有利於穩定抄紙架的擺放，同時維持姿勢的流暢度，令雙手均勻地前後、左右搖動，不可隨意晃動。過程中避免觸摸紙漿，每抄一張紙，也須重新思考一次流程，如此才能搖得平均。抄出纖維平均的紙只是第一步，讓每一張紙維持相同的厚度才具備一名合格藝師的基本資格。如同林慶堂所說，假設今天工作目標是 500 張，便是 500 張厚度完全相同的紙。其中分寸的拿捏得靠多年經驗的累積，以及各人對於技藝的領悟，「一張紙要搖的一樣勻厚都要靠師傅的功夫。」

4. 蔡美鸞



蔡美鸞，民國 37 年出生於臺中縣沙鹿鎮，家中有 8 位兄弟姊妹，幼時就讀沙鹿鎮的公館國小，因搬家於西勢國小完成學業，爾後政府徵收清泉崗的土地做機場之用，民國 51 年舉家分配至埔里居住。屆時蔡美鸞剛畢業不久，兩天後便踏入紙廠工作，曾輾轉於 3 家紙廠，最終因 921 大地震，令她所工作的紙廠損毀歇業，便在民國 88 年入廣興紙寮擔任抄紙藝師，至今已有 40 年的工作經驗。

蔡美鸞從 14 歲投入紙業開始，以外場的工作為主，每日於陽光的高度曝曬，又聽說抄紙皆在室內工作，令她心生轉職的念頭，這段期間也從事過不同的工作，21 歲與丈夫結婚，兩人一同務農、耕種田地。28 歲轉任抄紙，才發現工作與想像有所出入，她笑道：「不知道撈紙會這麼辛苦。」

由於蔡美鸞投身紙業時間早，見證造紙機具更新的各個階段。如她最初習藝抄紙時，是承古法造紙，不論是打漿、配料等過程，皆純手工處理，並以三支竹竿、三條線拉動抄紙架，運用全身的力量抄製一張又一張的紙。爾後也曾由工廠統一配料，從管線輸送紙漿至桶子中，因每人紙漿特質相同，所造紙張差異不大。

她也說廣興造紙方法較個人化，難度較高，因此「紙也不太一樣。」即便紙廠聘請專人處理原料，但藝師需自行提取原料、加水調配，依據平時的操作習慣配製適合的紙漿濃度。蔡美鸞在男性多數的抄紙工作中打滾多年，也摸索出一套獨特的抄紙方式，在抄紙架的滾輪軌道上加一塑膠管，讓管子幫忙支撐抄紙架的重量，以此解決力氣不足的困擾，「因為我女的呀，靠輔助器管子的滑動比較省力。」

5. 蘇海龍



蘇海龍，民國 47 年出生於台北六張犁，民國 84 年因緣際會之下，來到埔里廣興紙寮，隨著師傅學習抄紙。「總是要找個生計吃飯吧，這裡剛好可以容納我們這些老骨頭。」面對從未接觸過的技藝，蘇海龍發現抄紙架搖得越久、紙張越發厚實，他的不熟練讓紙張厚薄不一，無法烘製。為了盡早克服困難，他用三天體會漿與水的混合程度與厚度，三天後便可獨自運作。其中竅門在於：「用心學習，講求自己用心體會感覺。」

他所抄製紙種從最早期的宣紙，到星雲大師指定的耐磨耐操紙，如今更多了混合特殊材料的紙種。經手的尺寸由 2 尺 3、4 尺半，擴增至 3 尺及 7 尺。其演變除了自身技藝的增長，造紙器具的革新也有所助益。蘇海龍從傳統抄紙法，雙手配合腰部，往下撈紙漿的抄紙姿勢，走向盪料入簾，半自動化的時代，抄紙架操作卻仍是傳統式：以三根桂竹、彈力帶和抄紙架。面對半自動的革新浪潮，他卻未全盤推新，仍使用傳統的繩子吊掛而非新式滾輪，控制抄紙架的擺動，「從以前到現在就是這個樣式，不希望改變。」

蘇海龍心中的好紙除了各方條件的配合，也須保持良好的身心狀況，「當天心情不好所做的紙不會好。」蘇海龍自抄紙以來，每日皆從早上 8 點開始做紙，中午 12 小憩片刻，再與纖維相處至 5 點下班。從摸不出紙厚薄的生手，至今已具備 20 年以上抄紙經驗豐富的藝師，即使如此他卻說：「學得多，不是厲害，我不敢說我做得很好，只是還在求進步。」

(四) 烘紙藝師

1. 廖焘治



廖焘治，1947 年(民 36)出生於埔里鐵山里，為家中二女，上有一姊，父親早逝，母親務農養家。從 14 歲開始踏入造紙業，16 歲習藝烘紙，1 年後正式出師，18 歲從長春棉紙廠離職，轉而學習裁縫，27 歲結識林廣，兩人結為連理，育有兩子。28 歲回歸紙廠工作，成為廣興紙寮第一位烘紙藝師，30-37 歲為處理家務而中斷烘紙，爾後恢復工作，成為廠內最資深的藝師，也見證廣興紙寮各時期的變化。

廖焘治師出長春棉紙廠，1960 年代從業人員眾多，新進員工由原料挑揀奠定基礎，1 天 5 元，薪資與烘紙學徒相同。進到學徒階段後，先檢藝師淘汰掉的紙張試烘，待技藝純熟度提高、為師傅認可之後才能站上烘紙臺，讓廠內藝師帶領學習。廖焘治的技藝師承 2 位烘紙藝師，由資深藝師放紙，她負責刷紙，一步步熟稔烘紙技巧。

1975 年(民 64)進入廣興紙寮，此時紙廠成立不久，原料由黃耀東、黃巫孟雀準備，僅廖焄治與蔡阿蕊二人烘紙，使用傳統 2 × 4 尺的烘紙臺，另有劉榮坤負責抄紙。爾後人員漸長，紙業繁盛，孩子便帶來紙廠照顧，利用午休準備家中食材。每日從早上 7 點上工，中午休息 1 小時，回家用餐，再做至 5-6 點收工，偶爾加班。若遇農忙則請假照料田地，也運用空暇時間兼差、貼補家用，家務與工作共同進行。

多年浸淫烘紙技巧，具備深厚經驗的廖焄治，對於各步驟的細節瞭若指掌。第一步調勻太白粉於鋼板之上，令紙張四角貼付鋼板，又不至於緊貼鐵板。再從右邊中間開始刷紙，施力均勻，過程中力求穩定烘製無皺褶的平整紙張。於廣興執業至今，她的精湛技藝甚至能扭轉二級紙，烘出一張張品質優異的廣興紙。

2. 蔡阿蕊



蔡阿蕊，民國 38 年出生於埔里同聲里，爾後隨著丈夫定居於愛蘭里。家中有兩兄妹，兄長為蔡金眼。從南光國小畢業後，便至住家附近的食品公司工作。22 歲與丈夫劉榮昆結識，兩人結為連理，並辭去食品公司的工作，在因緣際會之下，接受廣興紙廠老闆的邀約，兩人從此便投身紙業。

起初，丈夫從挑揀原料開始，並與廠內資深員工一同負責抄紙。而蔡阿蕊則與黃巫孟雀女士學習烘紙技術，僅僅十多天就能精熟烘紙技巧。為了貼補家用，也運用空暇時間，從事農耕以維持生計。夫妻兩人投身紙廠工作，一待就是 17-18 年，直到劉榮昆開始接手碗盤生意。

約在民國 70 年左右，夫妻兩人靠著自身的技巧，丈夫負責抄紙，蔡阿蕊負責烘紙，合作分工、搭檔多年。當時丈夫專門提供大型紙張，尺寸通常為 2 尺 4 尺半。由於工作繁忙，夫妻兩人常常加班到晚上 8-9 點，隔天早上又必須 7-8 點到紙廠工作，日以繼夜的生活，小孩便時常託付給老闆黃耀東照顧。

手工造紙中最關鍵便是膠質的融合，若是馬拉巴栗的膠質沒有與其他原料成功混合，當烘紙師傅用手拿起紙張，準備烘紙時，紙張容易在半空中裂開，因此烘紙師傅要時刻提醒抄紙師傅，調配好膠質的比例。當木桿放下時，首先要先以左手起紙，右手接紙，用左手扶著紙張的尾端，並使木竿的尾部著版，而非全竿著版。若是全竿直接落下，位於木頭部分的紙張會最先壓到，導致那部分的紙張較容易乾，而導致紙張乾溼不一。

在刷紙的過程，烘紙師傅用鬃刷將紙張裡的空氣刷出去，讓紙張平整。鬃刷的挑選也尤其重要，若是刷毛太硬容易將紙張刷破；但若是硬度不夠，反而不易刷紙。烘紙的過程大約一至兩分鐘，等到紙張的水氣完全乾時，用指甲輕輕從角落掀起，按住紙的 1/2 處，然後輕輕掀起紙張，才能將紙張完整拿起。最後，將每一張紙對齊，以便於數紙。

3. 張唯芳



張唯芳，民國 45 年出生於埔里愛蘭里。愛蘭國小畢業後，便至臺棉紙廠工作。提及當初造紙的緣起，民國 58 年的埔里以紙廠為大，對幼小的她來說，「只有紙廠可以做。」22 歲與丈夫結為連理，適逢民國 60 年代，紙業蓬勃發展，埔里尚有 40 多間紙廠，婚後丈夫結束先前的工作，投身紙業，與張唯芳搭配抄紙，成為工作上相互照應的搭檔。育有三子，早年曾帶至廠裡照顧，「放在烘紙檯旁邊，孩子就會安靜地在那兒玩呀。」

她的習藝從挑揀原料開始，不分樹皮種類皆須精熟流程。以楮皮為例，需挑揀出帶有黃點或結痂的樹皮，再將無瑕疵的樹皮集中擺放，以利打漿師傅收料處理。作為習藝過渡期的揀料僅有幾天，便能向資深藝師學習烘紙。教學方式是由一位藝師帶領 2-3 位學徒至烘紙檯實作，並於一旁教導他們完成操作。每位學徒的習藝時間長短不一，張唯芳從基本、簡單的紙種開始，花了近一個月掌握基本技巧，一年內將技藝純熟於心，至今已有 47 年的烘紙經驗。她謙虛地說道：「你的學習能力若好，就會很快了。」

早年埔里紙市蓬勃發展，紙廠訂單較多，夫妻倆做到晚上 8 點才肯收工，偶爾還利用空暇時間至喜宴會場幫忙，兼差增加收入。張唯芳感嘆地說道，那時訂單多，即便臺棉歇業，紙也隨他們烘，「哪裡比較多紙，我就去哪裡。」現在埔里紙業不景

氣，紙廠約 5 點就閉廠，因此張唯芳目前的工作時間是從早上 8 點至下午 5 點。畢竟「市場不像以往那樣，都萎縮了。」時至今日，回顧張唯芳以往的造紙生涯，其實是開展於時代脈動之中。

4. 陳玟琇



陳玟琇，民國 53 年出生於苗栗。民國 76 年與丈夫洪秋燈結縭之後，便辭去玻璃廠的職務，從此定居於夫家故鄉—埔里。之後經由同事引薦，夫妻倆人以一年之差，先後投身埔里紙業。

陳玟琇烘紙技藝的養成，是由廠內資深師傅步步引導。從較簡單的包裝紙開始磨練，持續近半年才稍加上手，再用 1-2 年控制做出來的品質。她不急不躁地說：「就慢慢學呀，邊工作邊經驗邊學習。」已有 26 年經驗的她，仍舊不斷精湛技術，陳玟琇說：「這個是學無止境，有時候我們烘紙也是很很順，沒有人是師傅。」

提及烘紙技巧，陳玟琇認為關鍵落在前段作業—抄紙，「他抄紙抄得漂亮，我們再來烘，就會比較順手。」當抄紙師傅交付的紙有瑕疵，帶有許多二級紙的話，還得揀二級紙掩蓋不足之處，同時過程須流暢地邊烘邊檢，以免紙張起皺。此階段稱作拼揀，雖然操作上相當耗時，但烘紙本是把關紙品的必經程序，不可懈怠。

已在紙廠走過漫漫歲月的陳玟琇，不僅與丈夫攜手獻身埔里紙業，家中三個小孩都在紙廠長大。從懷孕、產子、育幼，對陳玟琇而言，廣興紙寮也是人生重要一部分。

5. 潘素珍



潘素珍，民國 42 年出生於埔里房里里。父親潘文章，母親李碧綢務農養家，耕種茭白筍。曾在電子加工廠、紡織廠工作，18 歲與丈夫蘇海龍結為連理，便辭去工作投入家庭。28 歲重回紙業，到臺棉烘紙，至 30 歲前在台北工作，直到 921 大地震後，回到家鄉投身紙業。

家中有四男二女，長兄潘健飛曾是位抄紙師傅。大姐潘素卿，自國小畢業便投身紙業，是一名烘紙師傅。排行次女的潘素珍，民國 55 年從愛蘭國小畢業後，便到新光華學習烘紙，起初從最基本的燙髮紙做起，在師傅細細地引導下，開始學習烘紙技術。當時技術還不純熟的她，烘出來的紙張品質不一，厚薄皆有，只有將紙烘好才算錢，一張僅僅賣 2 角而已。然經時光打磨，如今技藝純熟，所製紙品光滑平整，已是一名技巧卓越的烘紙藝師。

6. 陳寶華



陳寶華，民國 42 年出生於嘉義中埔鄉，垂楊國小畢業後從事理髮工作。因工作之緣與來自埔里的丈夫結識。兩人便在民國 62 年時結為連理，21 歲的陳寶華就在埔里走向新的人生道路。

民國 63 年夫妻兩人透過親戚介紹，至長春棉紙廠工作。當時埔里紙市外銷量大，工廠為了趕工，索性略過原料挑揀，讓陳寶華從烘紙做起，丈夫抄紙，兩人便相互搭配近 10 年。直到民國 70 年代，擁有純熟技術的兩人紙，選擇離開長春自立門戶。然而好景不常，民國 80 年代埔里造紙業景氣不佳，營運至此也僅能歇業。關廠之後丈夫選擇轉行，從事其他工作，陳寶華則至廣興繼續做紙，一待便是 30 年。

未曾離開埔里紙業的陳寶華，提到當初選擇紙業的動機，看中紙廠的工作時間，相當彈性，畢竟：「要照顧孩子呀。」僅偶爾兼差，操起理髮刀幫附近鄰里的朋友理髮，補貼家用。又因早年家庭代工正是興盛，每日從早上 7 點做到晚上 8 點之後，便能夠提早下班回來看顧孩子。下班後，繼續幫婆婆黏娃娃增加些許收入。

談及烘紙的步驟，第一步便是紙豆腐的拆線。由於抄起來的紙張水份較多，一

張張疊起之後，便相互貼附成塊，狀似豆腐。為了利於分離紙張，抄紙師傅每覆一張紙，便會放線至紙張之上。因此烘紙師傅在拆完線之後，左手拿紙，將其捲進竹竿裡，交予右手後拿高，再平平地揮至鐵板上。

最後再以刷子刷平，其中的力道控制全靠經驗，「不可以太輕也不可以太重，太重會刷破，太輕會刷皺。」，紙張的厚薄也是影響力道的一大要點，紙薄則輕；厚則重。上述的烘紙技巧靠得便是烘紙師傅多年累積的手感與技巧。陳寶華畢生貢獻紙廠，至今已累積 40 年的工作經驗，因此放紙是否平整、刷紙是否均勻等細節的控制，皆以無比純熟的烘紙經驗，沉澱出屬於自己的技巧。